



但是，

山路崎岖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伍杰

山路崎岖

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·成都

责任编辑 李义兴
封面设计 戴 卫
插 图

山 路 崎 岖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成都印刷一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10 插页9 字数198千
1983年10月第一版 1983年10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: 1—49,600册

书号: 10118·760

定价: 1.20元

内 容 提 要

一九四九年，江南杜鹃城解放前夕，国民党反动军队从前线溃败下来的某暂编师的一个团，窜进杜鹃城和警察局勾结在一起，镇压学生运动，胡作非为。省立中学师生在地下党领导下，在工人、市民的支持下，为保护学校、打击敌人、迎接解放，与反动军队和警察局展开了一系列斗争，终于获得胜利，迎了解放。

~~全书写得~~真切动人。



一九四九年，江南，布谷鸟儿叫得最欢的季节。莺飞草长，叶绿花红，春光浓得醉人啊！

在湘北偏僻的山区，有个使人发醉的花城。它远看是山，近看是城。城外山上山下，漫山遍野都是杜鹃花。城里，家家户户也都种着杜鹃。所以，人们给它取了个别致的名字：杜鹃城。杜鹃花开，红得象火一样。四、五月正是杜鹃盛开的时候，因为它一色红，又特别艳，这时节，杜鹃城自然成了红色的花的海洋。置身其中，你一定会怀疑自己是闯进了满树红玛瑙的密林里；闻着那阵阵幽香，沁人心脾，又以为是到了无处寻觅的仙境。如果从远处眺望，那就更加别致了，你真会觉得它象一座火焰山哩！仔细看去，除了那耀眼的红，又不见火的光焰。春风徐来，花枝摇曳，这个山城象小舟在花海的海涛里，轻轻浮动着，似乎要向天际飘去。这般景色怎不叫人心醉呢！

在这如画的景色里，杜鹃满山的树林中，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，象一根黄色的带子，盘绕在鲜红的花丛里。路上

有两个黑点移动着，那是一对十六、七岁的青年，看样子是两个学生。他们慢悠悠地走着，向山谷间的一眼泉水走去。走在前头的是个留着平头的男娃儿，虽然头发不长，却软绵绵地半倒不倒地铺满在那个圆圆的脑壳上。如果说头发象征一个人的性格，这个男娃儿显然是个慢性子。他有一对机灵的大眼睛，忽闪忽闪，边走边观察着周围的一切，好象对周围的小草都有些怀疑似的。这显示出了他的早熟和成人般的沉着。他偶尔回头看看身后的同伴，似乎想从表情上看出同伴的心情。跟在他后边的是个比他小一两岁的姑娘。开始，这个姑娘好象有点不大自然，显出了一般女孩子常有的羞涩，也许这是男女青年单独相处时常有的不安。她脸色有点发红。她在想：要是被同学发现了，笑话他们俩单独在一起，多难为情啊！还好，现在谁都没有看见。男娃儿也和她一样，有些不安，心总是咚咚地跳个不停。她平常爱和他在一起玩，心里也喜欢他。今天她也并不怀疑他为什么把她引到这没有人的山里来，使她产生了一种自得的优越感和一种难以说出口的感情和喜悦。这种感情和喜悦，慢慢地战胜了不自然和羞涩，她逐渐被这山里的景色吸引住了。她一会儿掐几枝花，一会儿采几片树叶，一会儿追逐飞舞的蝴蝶。忽然，树丛里蹦出了一只野兔，她没有象一般姑娘那样吓得惊叫，反而追了它一阵，追得兔子无影无踪了，她才无可奈何地停住了脚步。她回头看看男娃儿，见他微笑着望着自己，于是又回到他的身边，和他一起，慢慢地一步一步向前走，踏得干树叶发出了沙沙的响声。

姑娘跟在他后边，不时抬头看看他，象是询问，等男娃儿开腔，有意不说话。男娃儿已经感觉到了，他几次动了动嘴唇，话已经到了嘴边，不知为什么又咽了回去。他们之间出现了长久的沉默，除了轻轻的脚步声，便是微风吹动树叶的声音，和几声鸟语、几声虫鸣。为什么他们不说话呢？男娃儿好象终于想起了一个题目，他回头望了一眼姑娘说：

“吴蕙兰，昨天的月考你考得好吧？”他不知为什么想起了这个题目，忽然又不平地叹了一口气说，“考试有鬼用，考得再好又怎么样呢？考得不好又怎么样呢？”

这是好久以来，他经常苦恼的一个问题：考试对个人前途到底有什么影响？

被叫做吴蕙兰的姑娘，性格很开朗，见男娃儿开了口，轻轻吁了一口气，见他谈的是考试，心里十分高兴。她得意地笑了笑说：“我就喜欢考试。烈火炉前见真金，考死那些不爱读书的鬼脑壳。我看昨天的题目不难。”她越谈越有劲，向前走了两步，和男娃儿并排了，两眼望着他，笑盈盈地说：“化学我全做对了。物理错了半道小题。解析几何第五题最后一步写错了一个公式。看起来只有一门能得两个鸡蛋一根筷子。物理怕只能得九十五分。几何顶多能得九十七分。唉！有点不理想。”

她没等他开口，就十分关切地问男娃儿：“李小其，你呢？考得怎么样？要讲真话啊！莫瞞我。我对你没讲半点假话，竹筒倒豆子，一溜儿全都倒给你了，可不兴你哄我啊！”

李小其被她说笑了。她的情绪感染了他。

李小其是全班成绩最好的学生，当然考得不会比她差，但是，他很谦虚，从来不夸耀自己。他笑了笑，有点不好意思地说：

“怕和你差不多啵！”

蕙兰的脾气，从来是挖树盘根、打破沙锅问到底。她抓住小其的话追问：

“真的？嗯！我看是假的，你哄人。哪个不晓得你门门考得好，回回中状元。你瞒我，鬼才信。”

她装着有点生气的样子。

李小其到底是个直性子，吴蕙兰这么一激，不觉脸有点发红，只好说出真情：

“物理好象错了一个符号。”

她高兴自己的话奏了效，噗哧一笑，马上说：“哎呀！我讲得对吧！你都做对了。三根筷子穿六个鸡蛋，你会胀死嘞！”

真是遇见秀才讲书，碰到屠夫讲猪。他们讲起读书，谈起功课，说到考试，全身都是劲。两人谈笑风生，都忘记了刚才的侷促不安。这时，他们已经走到了泉边。小其无意中拾起了一块小小的鹅卵石，往泉水里抛去，泉水咕咚一声响，发出了清脆的声音。随着这声音，平静而清澈的泉水，激起了层层微波，它慢慢地向远处舒展开，终于又恢复了先前的平静。

小其望着水面，不知想起了什么，脸上浮起了一层愁云，轻轻地叹了一口气，说：

“吴蕙兰，你相信筷子和鸡蛋么？！”

蕙兰赶紧说：“相信。这样考太好了。考得蒋少荫、张连义他们发昏第二十四章。”她想到这点，觉得十分得意，又说，“蒋少荫还骂老师出了难题，化学作不来，物理不会作，几何摸了风，三门功课加拢来也得了六十分哩！”

小其没有她那么高兴，也没有笑，依旧小声说：

“唉！莫说得了六个鸡蛋，就是得了六根筷子、十二个鸡蛋又有么子用呢？”

她不以为然，惊奇地望着他。他回望了她一眼，慢慢地说：

“明年就要高中毕业了，筷子再长，鸡蛋再多，还不是只换来一张纸、一张不痛不痒的毕业文凭，还不是哄人的家伙，拿起它有什么子用？考大学，没得钱读；找职业，没得背景和靠山。唉，毕了业到哪里去啊！”

小其想起了同学们自己谱写的一首毕业歌。他似乎忘记了是在山林的泉水边，也忘记了身边的吴蕙兰，他对着泉水一个人轻声地哼了起来：

“‘同学啊，你莫说，讲起毕业忧愁多，欢送会上笑呵呵，走出会场泪梭梭。上大学，不敢想；找职业，靠哪个？天涯海角，海角天涯，哪里去谋生活？’”

他捡起一块石头，狠狠地往泉水里一扔，激起的水花象无数珍珠，向四周飞去。

“李小其！”吴蕙兰大声叫了他一声。

李小其听了喊声，不觉一惊，回头见吴蕙兰直盯着他，

似乎醒悟了，只是说：

“这个世界，恨死人啊！鼻孔里插爆竹，真是想（响）不得！”

这些话说到她心里去了。她那本来开心的脸，立即乌云密布，变得阴沉起来。她愤愤不平地说：

“嗯哪！么子世道！张连义、蒋少荫这些大少爷，平常书毛都不摸，凭着有钱，毕了业还不是照样上大学。混一块大学牌子，走出大学门，摇身一变，还不是高官厚禄。”

她感到自己的命运并不比小其的好。小其讲的这些，使她想到未来的前途，也无比气愤，刚才那股兴致竟烟消云散了。

“他们家里有钱，老子后边还有靠山，有势。唉！这个鬼世界。光凭考得好有么子用呢？”他咬了咬牙，恨恨地说，“要把它砸得稀巴烂才好。”

泉水悠悠地流去，花枝轻轻地晃动，时间象个顽皮的孩子，瞒着他们悄悄地飞快溜走了。这一对年轻人，望着泉水默想着，各人都想着同一题目：前途啊！为什么这么渺茫，是命运的安排呢，还是有人故意在捉弄我们？谁知道他们沉思了多久，小其似乎想起了今天找蕙兰的目的，他用力一挥手，似乎在推开眼前的烦恼，望着蕙兰亲切地说：

“吴蕙兰，丢开这些鬼扯腿的事吧！我想问问你，昨日我对你讲的事，你想好了啵？”

提起那件事，她脸上又有了生气，似乎忘记了刚才的苦恼，她说：

“你追得好紧啊！这么快就要别人答复你。”

他以为她没有想，有点不高兴，动了动嘴唇，想说什么又停下了。

她看了他的样子，不觉噗哧笑出了声：“急了破！哎呀，你那些话，讲得我丈二金刚摸不到头脑，么子上不告父母，下不告姐妹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。哪个晓得你讲的是么子鬼脑壳事！开口闭口就是秘密长，秘密短，对谁都讲不得，那么多的规矩。你还不晓得我是直性子，向来是程咬金明人不做暗事的，么子事都不瞒人，么子鬼我也不怕，有么子讲不得呢？”说完，故意对他笑了笑。

小其没有看她，也没有注意她的笑容，他严肃地说：

“那就是说，看起来你还没有想啊，那……”

他一时不知如何说下去好。他想：“我把她当成知己，向她讲了这么天大的事，她却想都没有想，看得比灯草还轻。”他心里有些不满，也有点失望。

她看了他的神情，怕他误会，便忙说：

“哪个没有想！告诉你，我翻来复去，一晚上没睡好觉，想了一遍又一遍，而今想好了！”

他心里一喜，立即由失望变得有点紧张，急忙追问她：

“那么，想好了，是么子结果呢？”

他越是这样，她越想逗弄逗弄他。她虽然心里明明已经打定了主意，可是，并不急于讲出来，反而装出无所谓的样子说：

“那么容易就讲出结果，我先问问你。”

他没有作声，看样子是等她发问。

“那件事是坏事还是好事？”她问。

他对她的不信任有点不高兴，可是没有流露出来，只是说：“你看我是干坏事的还是干好事的？我会要你干坏事还是要你干好事？”

其实，她对他心里是清清楚楚的。她满意的笑了笑，还是对他的问话不置可否。她又问：

“干好事为什么又是秘密的呢？”

“要是公开的，我还悄悄地找你？”

她听了心里一阵高兴，又问道：

“么子秘密？”

“参加组织，干革命。你想不想革命？”

她听他亲口对自己这么说，这表示他信得过自己。她想，多新鲜，多有意思！参加组织，干革命，革命怎么能不干呢？要干！要干！她心里乐开了花，脸上也自然流露出了控制不住的喜气。她又问：

“还有人啵？”

“当然有！”他停了一下又说，“干革命光靠你我？那不行，众人拾柴火焰高，要靠大家，人多势众。”

“那你为么子不早些找我呢？”

“我这不是找你了吗？”

“我再问你，你是几时参加的？哪个叫你参加的？”

“你呀，就是挖树盘根，太过细了。这些我不能告诉你，这是秘密，是组织秘密。”后面几个字语气特别重。

“么子秘密！对我还信不过。”她把自己看成了他的知己。

他对她这么说，心里喜欢，但他没有直接回答她的问题，只是说：

“你将来就会晓得的。”

她装得有点生气，但也不再盘问他，而是一本正经，望着他一字一字地说：

“我呀，告诉你句老实话，想好了，早就想好了，一百个想好了，一句话：你干我就干，你参加了，我当然也参加，和你一起干革命。”

她虽然觉得“革命”还不过是个笼统的词儿，也还不十分知道它的确切含义，但她相信是反对现实社会上的那些不平事的。对此，怎么能不参加呢？她停顿了一下，想了想说：“你干我就干，你信得过我，我自然信得过你。”

她全盘交了底，虽然说得轻言细语，却又象放的连珠炮，语调中充满了对他的信任。

她这一番话，说得他心里暖融融的。他知道她的脾气，象个男儿，天不怕、地不怕，性子犟。一道数学题作不出来，宁肯不吃饭，不睡觉，想一通夜，也要想出来才放手。凡是她答应的话，决不翻悔；她要干的事，死也不回头；不愿干的事，九牛也拉不动；哪个想欺侮她，一百个办不到。她就是这种性格。这种性格，使他很喜欢。听了她的话，他知道她已下定决心和自己一道干革命了。他又故意激她一句：

“弄得不好要砍脑壳的啊！”

“那么要紧，我还当是儿戏呢！”她除了感激他对自己的信任外，还有一种奇特的神秘感支配着她。

“怕破？”

“砍了脑壳不就是碗大一个疤吗？怕，我就不得答你的腔！”

“这号事千万不能对别个讲啊！”

她笑了笑，似乎嫌他罗唆，说：

“你不是讲了吗，上不告父母，下不告姐妹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。”她学着他的口白。末了，她认认真真的说，“放心，放心，放一百二十个心。见人百口不开，烧火棍打掉了门牙也不张嘴。要是你还不放心，就象初一小同学那样，指拇扯个勾，吐口痰，赌个咒，发个愿，要得破？”

她又流露出了天真的孩子脾气。

这倒把小其逗笑了，当真和她拉了勾。

这是一九四九年春天，湘北一个山城里，某省立中学的两个学生的一席谈话。

二

春天的阳光，象一位少女，无限温存的将她的柔情撒满大地，给万物披上了珍奇的金色彩衣。

李小其走出校门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，看了看眼前的春光，不禁内心充满激情，无限喜悦，迈着轻快的步子，沿着青年路，向花山山脚走去。

花山，在万花丛中，有一条曲折的小路，从山脚直通山巅，山上有麻将军墓。李小其走到山脚时，不禁警惕地向四周看了看，见一切都平安无事，便迅速钻进了花丛，沿着这条崎岖的山路向花山山巅走去。他边走边抚摸着那一色红的杜鹃花，似乎要把全部喜悦灌注到这些花朵上。小其从来沉着，他最善于控制自己的感情，从脸上看，他很平静，象个无事游山的伢子，其实，他的内心却象潮水一样在奔腾。他越往山上走，心里掀起的浪头越高。他心里想：是的，原先我仇恨这个世界，仇恨一切人，但是，苏老师说得好，他要我恨得得当，要恨剥削穷人的财主，恨维护这些财主的利益的封建制度。如果所有的穷人都懂得这样恨，这种

恨集中起来，就能变成排山倒海的力量，就能推翻和消灭整个旧制度，建立一个新社会，所有的穷人就能过幸福美好的日子。这仇恨怎么这么重要呢？怎么能产生这么大的力量呢？小其虽然说还不能十分深刻的理解，但是，他相信苏老师，相信他的话是对的。他还想到苏老师说的，不仅要自己恨这个社会，还要发动同学和自己一样恨这个社会，能这样就好了。青年团员、民先队员就是要做这种启发同学去仇恨旧社会的工作。这些工作，多么有趣，多么神秘，多么神圣和伟大啊！这样的工作竟然落到了自己头上，要自己去，又是何等光荣。他进而一想，又感到有些惶惑和不安。达南、蕙兰选我当了组长！而苏老师竟然微笑着赞许地望着自己。我干得了吗？小其似乎看到了那信任的眼神，那眼神好似在说：小伙子，别紧张，你干得好的。小其还想到，往后会出现怎样的情势呢？虽说他还说不十分明白，但他确信，不管怎么样，未来的日子，一定会比现在好，而且要好得多，否则，叫么子革命呢？把坏人的命革了，不是为了叫人过幸福日子吗？能参加这样的事业，真正使人太高兴了。兴奋、自豪、愉快、神秘、紧张，所有的感情交织在一起，汇成了希望的洪流，他憧憬着这洪流将冲刷出一个崭新的世界。小其抬头看了看满山杜鹃花。对！那世界一定比这更美好。他似乎觉得这些花，更艳了，山，更美了。看看快到山腰，麻将军墓就在眼前了。李小其一想到和达南、蕙兰约好的，在麻将军墓前见面，讨论一项特殊任务，心里更是不能平静。

不久，小其就走到了山腰，在一座大石墓前停住了脚步。他急不可待地看看前后左右，见没有一个人，才知道达南、蕙兰还没有来，先是松了一口气，接着感到微微的失望。于是，他转过身来，面对山下，俯视着一片红杜鹃，似乎想从中找出什么。望了一会儿，回头看了看墓前的石碑，将身子靠在碑上，又回过头来，眼睛动也不动地盯着山下。他目不转睛，搜寻着山下每一块地方，仍然没有发现什么。他有些焦急了，摘下了墓前一朵最大最红的杜鹃，用力把它揉成碎片，使劲一抛。这样的动作，完全违反了他一向喜爱杜鹃的习惯。从他那不安的眼神里看，他实在是等得发急了。他站在墓前，不耐烦地自语道：

“唉！人急马不快，你急他不来。你扯抽筋，他扯慢筋，只怕他们是喝了忘魂汤啦！搞么子鬼去了，还不来呢？”

他埋怨地叹了一口气，眼睛依然盯着山下的小路。

又等了一会儿，依然没有见到任何影子，他便一个人沿着小路从山腰向山下走，想迎着他们。他边走边往花丛里张望，想忽然发现他们躲在花丛里似的。直走到山下，还是没有见到人影，心里不觉有些奇怪。他想：“蕙兰是个细心的人，那天答应得好好的，我还叮嘱了她两遍，肯定不会忘记，不应该不来的呀！莫不是不认得路，走到那天我们会面的那条路上去了。”小其怕错过了路，又回头沿着山路，慢慢向山腰走去，走到了原来的石墓边。这里，除了那块石碑死死地望着他以外，还是空无一有。